

善終的終極實踐

黃郁雯・文

活著便有了希望

人們常說，活著便有了希望。但是，在自知生命將盡，或親人生命將盡，甚至是生命必須負擔不堪的折磨時，我們要如何懷抱希望？或者，應如何重新思考「活著便有了希望」？

當終究必須面對的必朽人生或是不堪的生命品質時，常覺得活著是沉重的負擔；尤其是在現代醫療科技環境下，人，是越來越無法為此身做主，越來越覺得為難了。

當我們被迫去面對生或死的抉擇時，暫且拋開法律道德觀點，「好死」亦或「賴活」的課題，確實考驗著且深深為難著當事人以及陪伴家屬。當然，我們的為難背後，存有著我們的文化與價值體系，而死亡，在此刻逼使我們的立場及價值現身。

此時，宗教信仰扮演著什麼角色？如何影響信仰者？以及信仰者如何在真實情境當下，實踐體悟自己的信仰？

宗教予人的印象是看透生死的，犧牲、奉獻、放下，教導人懂得「放手」（不是放棄），教導人懂得死

亡。這與「求生的意志」似乎是相悖的；尤其是在臨終一刻，以及抉擇「好死」或「賴活」的當下。宗教究竟是如何看待生死的？這是信仰者必須面對且回應的問題。

生者該何去何從

宗教是實踐的、身體力行的。

宗教體驗的過程，「乃是由『動態的』（dynamic）、『辯證的』（dialectical）、『困思的』（paradoxical）角度來設想的。」（祁克果）

臨終場域毋寧是信仰最具試煉的交戰場域；親人的死亡是我們生命信仰檢證考驗的機會，讓我們深省所信仰的、所倚重的究竟是什麼？當信念被死亡檢視橫掃，我們彷彿被擊中要害，被全面穿透了，無所遁逃的是知見的無用與荒謬：一切的理直氣壯原來無用……

啞口的剎那，那說不出口的是什麼？是什麼……

又，如果說臨終者面臨了雙重的斷裂：「身體的連續的斷裂以及常人世界的斷裂」（余德慧, 2000），

那臨終陪伴家屬面臨的將是「**斷裂中的斷裂**」。

臨終情境的束手無策，臨終陪伴家屬能做的是什麼？一生的信念，彷彿被濃縮考驗於臨終的當前，緊抓不放的希望真是叫人為難啊！無能為力的感受又叫人情何以堪！最終，在歷經了最深失落的臨終陪伴經驗（那彷彿生命跟著死去的感受）之後，逝者已杳，卻仍然寓居於世的生者，又該何去何從？

所以，歷經了至親的死亡，真正想問的是：

生者該如何走下去？

如何再看到自己生命的意義？

自己是否能夠善終呢？

自己的臨終一刻又會是如何呢？

自己有能力面對任何可能性嗎？

生命中，真正能把握的究竟是什麼？

人有改變的能力，有無限的可能性……

但是，改變的契機在哪裡？

無限可能的力量在哪裡？

生死兩相安

走過生命的幽谷，在生命低迴之間，思念現身；再怎麼說，善終只能帶給喪親者寬慰，卻無法削減失親的悲痛。善終雖不見得能幫助家屬度過失親難關，但逝者能有一個良善的歸處，確實也能給生者帶來安慰。

然而，真正能轉化撫慰喪親家屬心靈的，不只是親人是否善終，而是家屬心靈必須找到自身生命的依持、找到繼續走下去的力量。

此時，宗教信仰究竟幫助了什麼？提供一個解釋？還是一個心安的表相？我們該自問的是：「**終究，你相信的是什麼？**」

回應於臨終陪伴家屬自身的問題，善終的義蘊或許應包含「**臨終者（死者）的善終與臨終陪伴家屬（生者）的善終**」，亦即「**臨終陪伴家屬（生者）靈性的圓滿完整，是善終的終極實踐**。」如此，我們才可說是把生命的焦距拉到了眼下，老老實實地面對了生死的問題；我們可說是準備了「**一輩子**」來面對善終的問題呢！那麼，明明白白的您，告訴我：「**這『一輩子』，有多長？**」

死亡，是如此的個己、無可替代；然而，善終的終極實踐卻可使「**生（生者）死（死者）兩相得安**」。善終不僅是理念，善終是生命的態度與實踐；生命藉由死亡的遭逢，檢視考驗我們賴以建構的思維；而臨終陪伴經驗，可說是臨終陪伴家屬世界崩解之重構過程。重點是，臨終陪伴家屬能否在信仰與希望的澄清與轉化之中，看到改變的契機，找回原有的力量，願意再次相信生命的可能性！